



# 以北都大學城為平台 開創高教新格局



鄧飛

2026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亞洲大學排名早前公布，本港八所受教資會資助大學首次全數躋身亞洲百強，確是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這不只是一份亮眼成績單，更是在全球地緣格局重塑、人才流動重新洗牌之際，對香港制度優勢、科研實力和國際化底蘊的一次集中驗證。若把這份成績放在國家建設教育強國、「十五五」開局和特區政府主動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大背景下觀察，其意義便不止於排名升跌，而在於香港能否把高等教育優勢轉化為人才、科技、產業和城市競爭力的長遠動能。

當前，高等教育早已超越單純學術範疇，成為國家或地區軟實力、創新能力與經濟轉型的核心戰場。這場競爭至少體現在四個層面：一是國際生源的人才爭奪，

全球跨境留學生規模龐大，既帶來學費、住宿和服務消費，也關乎未來高端勞動力儲備；二是頂尖學者和科研團隊的「大腦爭奪戰」，名師雲集直接決定基礎研究能級與學術聲望；三是國際教育樞紐的建設，教育已成為城市對外開放和制度吸引力的重要名片；四是排名、撥款、科研轉化和企業招聘互相牽動，使高等教育競爭愈趨愈市場化、產業化和全球化。

## 進一步提升「留學香港」品牌

在這樣的格局下，香港八大悉數上榜，至少帶來三方面啟示。首先，這有助刷新「留學香港」品牌，推動香港由單純擴大收生，轉向高質量擇優和完整的「留學經濟」。八大集體晉身亞洲百強，向國際學生和家長釋放清晰信號：香港不是跳板，而是兼具國際視野、普通法制度、雙語環境和亞洲連接能力的優質留學目的地。下一步，政府和院校不能只停留於海外宣傳，

更要把簽證、實習、就業、住宿、城市生活和大灣區其他城市交流等配套統籌起來，形成從入學到留港發展的完整生態，讓教育投資真正轉化為人才集聚和經濟增長。

其次，排名帶來的磁吸效應，關鍵在於吸引全球頂尖人才來港。本港大學近年在多個學科保持國際競爭力，港大羅致安德烈·海姆、費倫茨·克勞斯兩位諾貝爾獎得主，以及菲爾茲獎得主吳寶珠，正說明香港仍有能力吸引世界級學者。名師不是裝飾，而是科研平台、青年學者、研究生和創科產業的核心引擎。當「名師出高徒、高徒伴名師」形成循環，香港便不只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更可成為全球高端人才流動中的增值地和旋轉門。

最後，北部都會區大學城正是承接這份優勢的戰略平台。北都大學城不是新增幾幢校舍，也不是把現有大學資源簡單北移，而是把香港國際化高教體系與國家教育強國、科技自立自強、新質生產力發展

深度對接的制度工程。香港一方面具備國際科研環境、普通法制度和開放校園文化，另一方面背靠深圳等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完整產業鏈。若能在北都建立「基礎研究—應用轉化—產業落地」的無縫通道，對世界一流大學和研究機構而言，吸引力將不只在土地和補貼，而在於戰略價值與生態協同。

## 穩步推進精準落子服務大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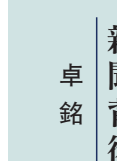
因此，引進大學或科研機構落戶北都時，必須有清晰門檻和前瞻規劃。香港需要的不是鬆散掛牌式合作，而是能與本地大學共同設立跨學科研究院、長期使命型科研項目和高端人才培養平台的合作夥伴。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生物醫藥、量子科技、新能源材料等領域，既是全球科研競爭焦點，也是國家發展所需。北都大學城應成為匯聚國際智慧、服務國家所需、帶動香港產業升級的關鍵支點。

更重要的是，這一布局與本地青年息息相關。未來香港學生若能在家門口進入世界級實驗室，參與前沿科研和大灣區企業實習，便可同時具備國際規則視野、國家發展認知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教育既是人才工程，也是城市競爭力工程；既要培養走向世界的香港青年，也要培養懂香港、懂國家、懂科技產業的新一代複合型人才。

總括而言，八大悉數晉身亞洲百強，證明香港高等教育仍有厚實根基，但排名只是起點，轉化才是關鍵。香港應以「留學香港」為品牌，以北都大學城為平台，以教育經濟和產學研融合為抓手，將學術聲望轉化為人才流、科研流、資金流和產業流。只要特區政府、院校和產業界能穩步推進、精準落子，香港完全有能力在國際教育版圖中再上層樓，並在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開創高等教育的新格局。

立法會議員

# 加快具身智能研究成果轉化和應用



卓銘

中大InnoHK香港物流機械人研究中心昨日宣布成立香港首個全端具身智能實驗室，為香港人工智能帶來新的發展動力。隨着生成式AI徹底顛覆了人類對人工智能的認知，具身智能也是下一個全球關注的AI產業競爭領域。香港必須加快相關產業布局，積極善用國家「十五五」機遇，在這場競爭先拔頭籌，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地位打下基礎。

儘管生成式AI為世界帶來又一次科技革命，但大多數人對AI的想像，仍局限於虛構的數字領域。具身智能則更進一步，讓AI走入真實的物理空間，以機械人的身體與周遭環境互動、感知、推理並自主學習。現時全球尤其關注具身智能在醫療、救災、建築等領域的應用，而中大昨日成立的「香港具身智能實驗室」，以及上周在香港舉辦的首屆具身智能產業峰會，都說明香港亦正投身在這場競爭之中。

現時，具身智能的發展雖然存在極大可能性，但在場景實際落地上，仍然面對關鍵技術尚待突破、產業鏈不夠完善、數據支撐不足等問題。而這幾方面，正正有香港得以發揮的空間。

## 與灣區其他城市錯位發展

首先在關鍵技術方面，據資料，本港大學逾七成研究項目達「國際卓越」或以上水平，四分一項目躋身「世界領先」行列。香港不單擁有5間全球百強大學，還有包括兩間頂尖醫學院、15所全國重點實驗室、6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及22所中國

科學院聯合實驗室，可謂具備實現「從零到一」創新所必備的科研實力。

中大InnoHK香港物流機械人研究中心成立的「香港具身智能實驗室」，為培育具備AI知識、創新思維及實踐能力的高端人才打下了堅實基礎，與其合作的24家業界夥伴、投資機構及創新科技企業，包括了華潤、聯想、慧科、宇樹科技等知名企業，擁有實現「強強聯手」，推動關鍵核心技术攻關的巨大潛力。

其次在產業鏈方面，應清晰認識到，香港土地與人力資源始終有限，採取全全攬搞全鏈條並不現實。選擇一條錯位發展、分層賦能的路線才是正道。簡言之，就是善用大灣區資源，明確分工，以協同效應提升整體競爭力。比方說，香港可以聚焦在底層算法研發、國際場景驗證、全球資本融資與高端服務輸出。至於硬件製造、供應鏈整合與大規模量產，則交給灣區內地城市負責。

香港的科研優勢領域，主要在醫療、生物科技、太空科技等方面，可以重點加大投入。例如醫療產業中，香港有全球頂尖水平的醫學院，可以藉具身智能研發新器械，並針對人口老化、地少人多等現實問題，重點研發護理及服務型機械人，把產業布局轉向場景驅動。同時善用河套等地區的硬件資源，快速提升研發效率，加快新設備審批上市，形成「香港研發—灣區製造—全球應用」的產業鏈。

最後則是數據支撐。與一般生成式AI的大語言模型不同，具身智能的訓練不但需要文本資訊，還需要物理數據。例如近年較受關注的無人機，便需要知悉周邊環境的空間導航、動

態避障等數據，至於適用在更複雜應用場景下的具身智能機械人，則可能還需要力回饋、觸覺感知等多模態數據。而這些恰恰是具身智能產業目前最匱乏的數據。

## 建立數據進出境制度通道

利用大灣區網絡實現跨境大數據流動，當然能為具身智能提供巨量數據來源。但打通數據流的關鍵，在於法律層面的配套。一方面，香港作為內地與國際數據雙向流動節點，有能力為多語種、跨文化、多樣化場景的採集提供一個大型數據流動平台，建立內地數據合法出海、國際數據合規入境的制度通道，奠定「具身智能全球數據自由港」的基礎。

另一方面，則是鞏固數據安全，不斷完善法例的有效規管性。現時香港沒有設立專門的人工智能規管法律，主要依賴《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進行監管。雖然數字辦、私隱專員公署近年開始公布相關實務指引，為開發及使用AI制定模型框架，並確保技術發展與合規並行，但長遠而言，香港仍需從保障知識產權、推動跨境數據流動方面着手，憑藉普通法優勢打造數據自由港，才能吸引更多投資者和企業參與，擴大具身智能在本地、跨境以至全球的應用場景。

「十五五」規劃明確指出，未來產業要探索多元技術路線、典型應用場景。未來五年，以具身智能為代表的未來產業，將迎來實際落地的新階段，這是國家戰略下帶給香港的關鍵機遇。善用大灣區資源、發揮北都產業優勢，香港的具身智能發展將走向世界，創造香港創科的新篇章。

# 新聞自由受保障 西方抹黑須譴責



霍啟剛

上月30日，「無國界記者」組織發布所謂「2026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將香港列在全球180個國家或地區中的第140位。同日，「德國之聲」宣布，向香港的國安罪犯黎智英頒發所謂的獎項。兩個西方媒體機構一唱一和，齊聲抹黑香港的新聞自由和法治情況。

首先，正如特區政府發言人反駁指出，香港市民擁有獲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保障的新聞及言論自由，當中已包含兩條國際人權公約的相關保障，並未有因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實施而絲毫改變。惟分別有用心人士卻刻意捏造有關香港新聞和言論自由的錯誤印象，將經過公開、獨立法庭審訊而被定罪、本身與新聞自由完全無關的黎智英案混為一談，企圖美化其犯罪行為，對特區作出污蔑抹黑和攻擊。此等卑劣行徑完全無視法治精神，歪曲事實，須予強烈譴責。特區政府促請各方認清客觀事實，停止任何毫無根據的惡意攻擊。

## 受反華組織資助毫無公信力

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資深大律師早前在報章撰文，更深入地駁斥有關西方抹黑，並分析了有關「新聞自由指數」的多項荒謬之處。包括將香港排名在海地、南蘇丹等沒有人權自由或法治可言的戰亂國家，以及在加沙屠殺了超過220名記者的以色列之後。箇中原因是這類所謂媒體機構，經費大多受美西方反華政治組織或政府資助，有關的排名或獎項，是部分別有用心的人無視香港新聞和言論自由的事實而刻意捏造，毫無客觀性及公信力可言。

筆者作為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立法會代表，選民包括香港主要的新聞廣播機構及出版組織，絕少聽聞他們對特

區的新聞及言論自由狀況表達憂慮。香港的傳媒機構乃至前線新聞從業員，在最近十餘年面對最大的困難和挑戰，在於互聯網、手機文化、以及各類社交媒體和影片分享平台的急速發展，但相關法規和監管制度卻未有與時並進，令業界面對日益嚴峻的競爭。

香港傳媒機構及新聞業界當前面對的具體挑戰包括：愈來愈多市民習慣通過社交媒體取得各類資訊，減少觀看電視、報章、雜誌或收聽電台新聞廣播；部分新聞機構已積極轉型發展網上業務，但由於網上廣告收費一般低於傳統媒體，導致不少機構出現經營困難；部分機構須透過減薪裁員或減少製作成本較高的深度報道來縮減開支，難以留住人才和吸引新血，形成惡性循環。

還有網上假新聞、假資訊氾濫，最新的人工智能（AI）生成影像，以至連新聞報道內容也可用AI生成所帶來的衝擊。AI的應用或有助降低新聞節目的製作成本，但同時可能對新聞質素及新聞從業員的生計構成長遠影響。缺乏健康、可持續的企業經營環境和從業員發展前景，或許才是香港新聞自由的最大隱憂，希望政府能夠正視。

此外，特區政府在黑暴後更加積極、主動地反駁外界的不實資訊和抹黑指控，包括一些新聞媒體的報道及評論、以至議員及其他社會人士的言論，小部分人擔心這或會影響新聞及言論自由。筆者認為，只要相關官員與部門是言之有物，以事論事，並非出於惡意或威嚇，積極反駁抹黑本身並無不妥，主動澄清謬誤對市民大眾更是好事，被駁斥者應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反觀美國政府透過提早審視新聞廣播機構的續牌申請，來逼使對方解僱一些經常批評當權者的節目主持，才是真正的打壓新聞和言論自由行徑。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

# 美反對「台獨」是基於歷史、法律與現實的理性選擇



蘇虹

習近平主席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談時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最複雜的問題。處理好了，兩國關係就能保持總體穩定。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將整個中美關係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對此，特朗普在接受美國媒體專訪時表示：「我不希望看到有人宣布獨立。」特朗普此番表態，其核心驅動力是「美國優先」的商人邏輯而非善心，是在歷史和法律的既定軌道內，面對中國崛起這一不可忽視的現實力量後，所作出的理性務實選擇。

特朗普顯然是經過慎重考慮，才作出不挺「台獨」的表態。這一表態背後，反映出美國政府在歷史、法律、現實三個層面上對台灣問題的考量。

歷史層面上，美國始終把台灣問題服務其全球霸權戰略。上世紀50年代，美國公開以「武力保台」阻撓統一；70年代，尼克松訪華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仍通過「與台灣關係法」等法案保持「戰略模糊」，維持「不統、不獨、不戰」的局面。美國的根本目標並非真正維護台灣利益，而是將其作為遏制中國的棋子。法律層面上，美國法律「牌局」遭遇

中國堅實的法理「防火牆」阻截，顯著提高了美國任何「挺獨」行為的成本。一方面，《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文件以及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等，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提供了堅實的國際法理基礎。另一方面，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明確規定了在三種情況下可採取「非和平方式」捍衛統一。同時，已發布的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的《意見》劍指分裂活動。這些法律工具將中國政府「反獨」的決心清晰化、制度化，讓外部勢力必須考量「擦槍走火」的嚴重後果。

## 台灣從「棋子」淪為「菜單」

現實層面上，力量對比成為決定天平傾斜的關鍵要素。首先壓倒性的軍事威懾：在第一島鏈內，解放軍通過「區域拒止」體系，可對第三方干預力量形成有效威懾。特朗普也明確表示「不願大老遠派兵打仗」，戳破了島內某些人「美軍無條件保台」的幻想。其次是不可小覷的經濟實力。中美經濟深度捆綁，台灣衝突將導致全球產業鏈斷裂，代價巨大。同時，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穩定的市場和供應鏈已成為其維護國家統一的堅實基礎。

因此，不挺「台獨」是特朗普政府面對中國崛起這一不可忽視的現實力量後，

所作出的理性務實選擇。這是一種策略上的深刻演變，但未來台海局勢的核心變量仍將可能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文本語氣的「降調」與「升維」。美國的官方表述出現了看似矛盾實則具有長遠考慮的變化。一方面，在2026年的美國《國家防務戰略》中，相較於2022年版本，報告對「台灣」隻字未提。這份報告將「保衛美國本土」置於首位，並將軍力重點聚焦在第一島鏈建立「拒止型防禦」。這種「降溫」被廣泛解讀為避免過度激化對華關係，是為其全球戰略收縮蓄力。

另一方面，2025年底的《國家安全戰略》卻用長篇大論，將台灣定位為「第一島鏈的關鍵節點」，並強調其半導體產業對美國經濟至關重要。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文本矛盾，本質上是「交易型現實主義」外交的體現，即言辭上降溫是為避免被拖入直接衝突，但在戰略布局上持續加碼，保持「以台制華」的槓桿。

其二，戰略定位從「棋子」淪為「菜單」。白宮已接受戰略現實，明白與中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對美國而言佔不了什麼便宜。因此，美國的战略底線，已經從「協防台灣」的模糊想像，轉變為「避免因台灣問題與中國開戰」。在此邏輯下，

仍不能排除美國政府將台灣的角色從昔日牽制中國的「棋子」，變為一個可以在大國談判桌上被直接「交易」的籌碼，甚至是「菜單」上一道可以被討價還價的菜。

## 進入共識與博弈並行新階段

其三，對台軍售從「安全承諾」到「頂級籌碼」。對台軍售正從一個關鍵變量，變成一個危險的「變量放大器」。近期，特朗普政府將總價值高達140億美元的對台新軍售案明確作為「非常好的談判籌碼」，其批准與否將取決於中國的後續舉動，例如增加對美採購等。這種前所未有的做法，直接顛覆了美國對台軍售的「不與中國大陸協商」的歷史慣例。更有分析指出，此案可能被「無限期扣留」。但在「籌碼化」的同時，美國仍在推動新的軍購合約落地，如遠程精準火力打擊系統等。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折射出美國決策的嚴重內在混亂，軍售的長期交付也存在巨大不確定性。對台軍售正從單向輸送，變成中美之間可以被實時「定價」和「交易」的超級變量。

其四，中美共識與博弈並行。在中美戰略層面，新的變量也在形成。一方面，雙方形成了「鬥而不破」的底線共識。中方明確將台灣問題定義為「中美關係中最

重要的問題」，強調「『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並要求「美方務必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美方則正面回應，表示「不認同也不接受台灣走向獨立」。雙方在此次會晤中，都表達了希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意願，為管控台海風險劃定了一個大框架。另一方面，中美根本性分歧仍在持續。美國一方面重申「一中政策」，另一方面又繼續通過「與台灣關係法」為其提供所謂「自衛」能力。其核心戰略仍是通過盟友網絡強化對中國的威懾。同時，中國也擁有了更成熟的反制工具美籍，如稀土出口管制等，這意味著中美在台海問題上的博弈，將進入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代價高昂的新階段。

綜合來看，當前美國政府對台政策變量空前增加，且充滿了投機性與不確定性。也正因為如此，「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中美關係新定位至關重要，台灣問題「處理好了，兩國關係就能保持總體穩定。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將整個中美關係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這是對中美關係現狀的客觀描述，也是對美國政府妥善處理台灣問題的警告。

上海大學特聘教授、海峽人文與藝術研究中心主任